



#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六八冊目錄

史地類



## 先秦史——尚書

尚書記校遺二卷	清	莊述祖撰	雲自在齋	一
晚書訂疑三卷	清	程廷祚撰	聚學軒	一五
尚書考辨四卷	清	宋 鑒著	山 右	六一
正訛初稿一卷	清	王麟趾撰	昭 代	一四一
尚書伸孔篇一卷	清	焦廷琥撰	積學齋	一五三
尚書通義殘稿二卷（存卷六、七）	清	邵懿辰撰	刻 鵠齋	一六三
尚書隸古定釋文八卷附隸古定經文二卷	清	李遇孫撰	聚學軒	二一九
書蔡傳附釋一卷	清	劉世珩錄	廣 雅	二九五
尚書餘論一卷	清	丁 晏撰	槐 廬	三一九
尚書微一卷	清	劉光蕡撰	關 中	三五—
立政臆解一卷	清	劉光蕡撰	關 中	三八三
洛誥解一卷附與林浩卿博士論洛誥書二通	清	王國維撰	雪 堂	四〇三
尚書誼略二十八卷絞錄一卷	清	姚永樸撰	集虛草堂	四一—
洪範微二卷	清	張其淦撰	寓 園	五一—
尚書學一卷	清	徂徠物著	甘雨亭	五四—

## 先秦史——春秋

春秋長曆一卷..... 晉 杜預撰 微波榭 五四五

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附考證及春秋年表一卷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附考證(一)..... 晉 杜預撰 陸德明音義 正誼齋 五七三

後蜀 馮繼先撰

112 8/08

尚書記校逸



大誓上

馬融書序曰大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

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

為鵬五至則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

春秋引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大誓曰朕夢

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大誓曰我武惟揚侵

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大誓曰獨

夫受禮記引大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辜受克

予非朕文考有辜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大誓皆無此語吾

見書傳多矣所引大誓而不在大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

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書秦誓味案所引書傳皆同  
東晉古文由孔穎達改從今本也

王肅曰大誓武王以大道誓眾大誓近得非其本經同上

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詩思文疏

鄭氏曰孟津地名同上

尚書大傳及藝文類聚引大誓作盟津蓋今文也按武王

即位稱太子見尚書中候此大誓與書傳所引大誓不同

不必強為之說然可決其非偽也中候文見太平御覽附

錄

尚書中候曰廢考立發為太子鄭氏曰定王業也又曰我終之後

恆稱太子終沒恆常也稱太子者明非諸侯王事未定也又曰太子發以紂存三

仁附即父位不稱王發武王名也三仁箕子比干微子文王得赤雀丹書改號以應天道未成

而崩武王以天誅未行謙不自成故稱太子明統緒而未成王又曰予稱太子發明慎父

以名卒考予我也父死曰考文王命武王我終之後恆稱太子者明慎文王之命也君存稱世子薨稱太子既葬稱子瑜季稱公今瑜季而稱太子發若父業有不成者而將畢也

馬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史記集解

尚書大傳鄭注四月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御覽一百四十六

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

畢公之廷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季武王上祭于畢東

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

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乃告司馬司達司空同上尚書大傳引乃告下有于字見御覽

孔穎達曰大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詩大

諸節尚書大傳史記

馬曰諸受符節有司也史記集解

亢才尚書大傳

史記曰齊栗信哉亢當作允才當作哉釋詁曰允信也故

史記作信書傳脫齊栗二字

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戮力

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尚書大傳

史記曰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集解徐廣曰一云予小子

受先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按釋詁曰公事也史記以功釋

公功亦事也

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周禮大視疏附下有二字

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

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說苑臣術篇

說苑引泰誓云云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

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無窮丕天之大理漢書郊祀志

平當傳立功一作建功

鄭曰丕大也律法也後漢書班固傳注

太子發拜手稽首周禮大祝疏

師行史記齊太公世家

鄭曰六軍之兵東行詩械周本紀曰遂興師齊太公世家曰武王即位九季欲修文

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皆約大誓文以大雅棫櫜

疏證之當巡齊世家作師行也

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齊世家

鄭曰師尚父文王於磻溪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太師號

曰尚父尊之詩大明疏

周本紀無左杖黃鉞二句皆約大誓文今巡其稍詳者

以號曰周本紀齊世家

鄭曰號令之軍法重者史記集解

齊世家曰以誓曰以集解所引鄭注證之當巡周本紀作

號

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周本紀齊世家

馬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史記集解

周本紀無蒼兕蒼兕四字以集解所引馬注證之史記蓋

互有詳略也史記索隱曰本或作蒼雉按王充論衡是應

篇曰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

號其眾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

欲令急渡不急渡蒼光害女又曰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

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緣河有此

異物因以威眾是馬融所注古文王充所引今文皆作光

則作蒼雉者聲相近誤也

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涖以燎之詩思

文疏藝文類聚十六

鄭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

色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

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涖涯也王出

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詩思文疏

馬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

眾與周之象也史記集解

尚書大傳曰太子發升于舟白魚入于舟惠本舟下有中字王跪

取出燎惠本作跪取出涖以燎御覽史記周本紀曰武王

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漢書終軍傳

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亦約史記

言之非大誓本文也詩疏與書傳辭有增損或古今文異

讀也

羣公咸曰休哉尚書大傳 漢書終軍傳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為雕其色赤其

聲魄五至以榮俱來詩思 文疏

鄭曰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雕當為

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為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

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璠赤者周之正色也

榮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榮芒應周尚赤用兵

王命曰為牟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季乃可誅之武王即位

此時已三年矣榮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同上 史記集解

馬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史記集解

司馬貞曰按今文泰誓流為雕雕鷲鳥也馬融曰明武王

能伐紂鄭云烏是孝鳥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

解也史記 索隱按馬鄭所注皆古文唐時謂之今文者據東

晉古文而言凡兩漢諸儒所注皆為今文猶漢時博士所

讀為今文民間所傳為古文也

尚書大傳曰有火流于王屋化為赤烏三足武王喜諸大

夫皆喜惠本有此 二十字

周本紀曰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

赤其聲魄云按此則雕舊讀鴉破字不始于鄭也馬依本

字讀與諸家異故鄭不從其說不得以為古今文之異明

矣

漢書董仲舒傳曰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

為烏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音扶日反

孔穎達曰大誓止云白魚不言魚之大小中候合符后云

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投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

伐紂之意是共助然則目下有此授右之字也而彼授右

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遯寫成以二十字魚

文消蓋其鱗甲之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直言出渙以

燎不言回舟蓋在此岸燎也大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

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為當一日五來為當異日也言

五至以榮則弟五至時乃有穀耳詩思 文疏又曰云榮以記

后稷之德者尚書旋機鈴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

農稼今烏銜榮故云記之也同上 思文箋亦云榮紀后稷之德

詩思文箋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渙以燎後五

日火流為烏五至以榮俱來

周公曰復哉復哉漢書董仲舒傳 師古曰周公視火鳥之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

尚書大傳曰周公曰放哉放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

之惠本有此 十八字按伏生傳與董生對冊所引大誓皆今文

而有異辭未詳孰是或以聲相近故師所授讀異也

楚辭天問曰會鼂爭盟何踐吾期一作會 晁謂盟 蒼鳥羣飛孰使

萃之蒼一作倉到擊紂躬叔且不嘉到一作會 晁謂盟蒼鳥羣飛孰使

以咨嗟一無何字一云周命咨嗟王逸曰且周公名也嘉善也言武王

矣



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也白魚入于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也揆度也言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發足還師而歸當此之時周公命令已行天下百姓咨嗟歎而美之也按天問注亦約大誓文雖休勿休申復哉復哉義未審亦大誓文否也但天問足當作正說文正記也通作疏疏即書也周禮大祝疏所云使上附以周公書是也疋字屬下讀孫炎釋言注揆商度也言周公親為武王商度然後興師及得火鳥之瑞何故不以得美祥而喜又上書陳周所受之天命而咨嗟以戒之也是復常訓歸周公以天意示紂尚未可伐當還師復歸也顏師古說失之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告于王王動色變周禮大祝注及疏

周禮大祝九摯四曰振動注曰玄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釋曰按中候我鷹云季秋七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鄂至昌戶再拜稽首受按今文大誓得火鳥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告于王王動色變雖不見拜文與文王受赤雀之命同為稽首拜也愚按振動本無拜文鄭引王動以證振動是動即拜也漢書劉輔傳曰君臣祗懼動色相戒後漢書班固傳曰君臣動色連下色變為義與鄭異也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書秦誓疏引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詩閔宮疏大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

皆曰云云

周本紀曰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還歸二季乃遂伐紂漢書律志

漢書律志曰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季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季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季歲亦在鶉火故傳曰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壘也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

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

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星始見於癸巳武王如發丙午逮謂本律志作丙午逮師師戊午度孟津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

委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委女天龍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龍按此三統据大誓周語以推武王伐紂之日月也劉歆雖誤以洪範之十三祀為伐紂之歲與書序不相應而所推日辰則本之大誓之丙午逮師又合證以書序之戊午師渡孟津武成卽周書世俘之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固歷歷不爽也大誓文已不具而三篇次第卽此可推今定此

為上篇書秦誓疏曰今文大誓亦云四月觀兵知觀兵但

記月故曰惟四月伐紂但記日故曰惟丙午說詳後篇齊

世家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

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大公作此大誓按此下有居

二季云云亦以為十一季武王伐殷緣起此日與大公作

此大誓是題上事謂大誓上篇也與周本紀武三乃作大

誓告于眾庶謂大誓下篇者不同

白虎通義爵篇曰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通典引曰

太子發升于舟中候曰廢考立發為太子明文王時稱太

子也

後漢書班固傳注尚書中候曰太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

止于王屋流為赤鳥按此則中候有大誓文矣惟流之為

鵬其色赤作流為赤鳥自伏生董生太史公鄭君皆讀鵬

為鳥則所据者中候也

大誓中

惟丙午王逮師書堯典疏劉歆作三統引今文大誓云丙

惟丙午王逮師惟丙午王逮師惠董二本尚書大傳及漢書律志皆

作還師故稱大誓者誤以此文為觀兵時事今改正

周本紀曰居二年間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

子大師疵少師疆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

曰殷有重辜不可以不畢伐徐廣曰乃遵文王遂率戎車

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案逮或

作建或作還皆以文相近而誤逮及也諸侯之師以殷十

一月戊子先發而武王以周正月癸巳始發故至丙午及

之也周本紀本大誓還歸二季及牧誓序以為十一季武

王伐殷緣起其視劉歆枚頤等以一月戊午為十三季正

月二十八日割裂書序強就其說者相去遠矣故采其說

附此

前師乃鼓譟詩大明疏 周禮大司馬注

尚書大傳曰惟丙午王還師師乃鼓譟師乃慍前歌後舞

御覽四百按此即大誓文惟逮師誤還師耳還當為還字

相近誤釋言曰逮還也又周禮大司馬職及所弊鼓皆賊

車廷皆譟注至所弊之處田所當於止也天子諸侯蒐狩

有常至其常處吏士鼓譟象攻敵剋勝而嘉也疾雷擊鼓

曰賊譟也書曰前師乃鼓譟亦謂喜也釋曰引書曰

大誓本文無發字也諸侯先發武王後至故曰前師前師聞武王至

若已勝敵皆賊鼓譟呼而喜也字書無發字王逸楚辭天

問並驅擊翼何以將之注曰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載  
驅載馳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藻譁呼奮擊其翼獨何以  
將率之也鳧藻譁呼一亦約大誓文鳧藻即鼓譟謂譁呼  
如鳧之臬也音義鼓音符又芳甫反是鼓本有鳧讀矣說文

師乃招說文手部  
尚書大傳

說文曰招招也从手召聲周書曰師乃招招者拔兵刃以  
習擊刺詩曰左旋右招鄭箋云右車右也前師是諸侯之  
師此師則逃王之虎賁三百人也革車三百兩車右則虎  
賁主擊刺故曰師乃招車有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  
六百人故稱師也尚書大傳招作招鄭注招喜也眾大喜

前歌後舞也

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

前者鼓鼗譟為歌後者習擊刺為舞也禮祭統記曰舞也  
莫重於武宿夜注云武宿夜武曲名也疏皇氏云師說書  
傳云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  
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樂亡也熊氏云此即大武之樂也  
按大誓前歌後舞尚未渡河而書傳云至於商郊停止宿  
夜與此異也白虎通義禮樂篇曰樂所以必歌者何夫歌  
者口之言也心中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  
尚書曰前歌後舞假于上下禮文王世子記曰下管象舞  
大武大合眾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注云達有神明天授

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為用前  
歌後舞疏云師樂為用前歌後舞者是今文大誓之文也  
合二說論之大武之樂興於此矣

咸曰孜孜無怠詩大明疏  
詩譜序疏

周本紀曰十一月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  
孳孳無怠史記本大誓序明中篇記武王伐紂是十一季  
殷十二月周正月也以劉歆三統攷之丙午王逮師去戊  
午渡于孟津尚十有二日疏家所引咸曰孜孜無怠與上  
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相連似不得繫於戊午師渡孟  
津後也以其節錄大誓并序故略之耳  
孔穎達曰是樂勸武王之事詩大明疏

天將有立民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詩譜序疏  
詩正月疏

孔穎達曰言民得聖人為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詩譜  
又曰今大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  
有善政有安居彼武王將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  
之所欲安居為重也詩譜又曰謂天子作民父母詩正月疏

大誓下

周本紀曰武王乃作大誓告于眾庶按大誓當讀王曰告爾眾庶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周本紀 漢書 谷永傳無其字

師古曰今文周書大誓之辭婦人妲己言紂用妲己之言

自取殄滅非天絕之漢書 注

四方之逋逃多辜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谷永 傳

師古曰亦大誓之辭也宗尊也言紂容納逃亡多辜之人

親信使用尊而長之上按周本紀載大誓無此三句谷

永言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引書

曰云云或以大誓證婦人又以牧誓證羣惡顏注誤以為

皆大誓文也姑附錄於此以志闕疑尚記文選一下 十三

毀壞其三正周本 紀

馬融曰動逆天地人也史記 集解張守節曰按三正三統也

周以建子為天統殷以建丑為地統夏以建寅為人統也

正義離邊其王父母弟上同

鄭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集解

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徐廣 曰怡

一作故今予發惟共行天罰上同

釋詁曰肆故今也按大誓當讀肆予發

勉哉夫子上同

鄭曰夫子丈夫之稱集解按牧誓勛作勉此勉亦當讀勛

不可再不可三上同

右重校定大誓三篇始余編輯漢博士所讀尚書大誓

與書傳所引大誓合一卷歲乙卯余自涉南北上攜之

行篋途次偶讀尚書正義云劉歆作三統譜引大誓曰

丙午逮師疑還師之誤識于左方未暇是正其後聞漢

志亦作還師及覆之詩正義所引漢志還正作逮知非

觀兵時事當為大誓中篇其疑始解余又疑後得之大

誓記月不記年今更釋之大誓不記年固也其記月亦

祇觀兵時之惟四月耳至史記所云惟十有二月戊午

卽書序之一月戊午也書序據周正史記據商正非大

誓文也大誓周書則亦周正故鄭氏注惟四月以為周

四月向固疑大誓同一記月不應一用周正一用商正

自相踳駁知十有二月戊午之非大誓文則四月為周

四月之疑渙然久釋矣其去就之小異者詩大明正義

云大誓司馬在前相承以為大誓文竊謂尚書他篇皆

曰司徒司馬司空而大誓獨曰司馬司徒司空則司馬

在司徒前故王肅解以為司馬太公也意太公以太師

攝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在司徒前也方冬甚寒喜於

得聞呵凍促成之釐為上中下三篇以合書正義所云

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者雖非全文頗具

首尾但隨所校錄之時有移補前後體例未能畫一亦  
不復更正覽者或諒其非妄云尔時嘉慶十三年十一  
月廿四日莊述祖謹識

世俘

維四月乙未武王成辟通殷集新命告厥四方曰

按武王成辟言武王伐紂成天下君此劉歆所加欲以充  
百篇之武成也顧命曰用克達殷集大命大雅曰其命維

新

惟一月丙辰旁生魄

當從劉歆三統世經作壬辰旁死霸

若翼日丁巳

當從世經作癸巳

王乃步自周于征伐商王紂

世經云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越若來二月既死魄

世經越作粵二月作三月

越五日甲子武王以虎賁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

書序曰虎賁三百人呂氏春秋古樂曰武王以六師伐殷

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于牧野君奭曰咸劉厥敵

大公望命禦夫惡臣百人丁卯望至執夫惡臣百人告以馘  
俘

史記周本紀曰悉求夫惡度邑作志我共惡是夫惡或共  
惡之詛以上與武成序武王伐殷相應

戊辰武王遂征四方韋命王遂以禦伐俘馘宣告于四方呂  
他命伐戲方王申至告以馘俘侯來命伐靡辛巳至告以馘

俘甲申百奔命伐衛告以馘俘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  
厲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新荒蜀磨至告禽霍荒侯俘小臣  
四十六禽禦八百有三十兩告以馘俘百韋至告禽艾佚侯  
禽禦三十兩告以馘俘凡愍國九十有九國馘萬七千七百  
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  
以上與武成序往伐相應按往伐即謂于征伐商王紂此  
云武王遂征四方韋命亦劉歆所加孔晁曰武王以不殺  
爲仁無緣俘馘之多此大言之也盧學士校磨當作磨黃  
歇說秦云割濮磨之北磨近濮在商畿內可知見秦策新  
序作濮歷梁孝廉履繩云路史國名紀曰鄆商時侯國凡  
地從邑本作磨也

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

七

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  
麋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熊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  
十有二貉十有八麋十有六麋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  
人  
以上與武成序歸獸相應周本紀云乃罷兵西歸行狩記  
政事作武成此作武王狩從史記改獸作狩亦劉歆輩所  
加按歸獸是歸禪之誤即謂祀于天位也盧校麋字重當  
有一作麋者容齋隨筆塵作麋上麋字本作糜糜麋古通  
是麋三十之麋當作糜也

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于周  
世經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是

劉歆所得世俘殘本已脫亂故附會武成序爲作首尾以  
充逸書十六篇之數無怪諸博士不肯置對也

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以斬紂身告于天子稷  
曰惟予冲子綏聞者祀聞于古朕立政曰王循自厥初鍾石  
乃厚至于冲子庶國告殷罪厥甲子乃廢于紂其有國家君  
帥司徒司馬□□于郊告天宗上帝王烈祖號王拜首稽首  
禮喪服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時事而退柴於上  
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邊遂奔走追  
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此武王告天  
追王大王王季之文史佚辭也綏安也文王受命始郊以  
后稷配朕當作佚說文云併古文以爲訓字循由也大雅

曰厥初生民傳曰生民本后稷也

木

曰厥初生民傳曰生民本后稷也鍾聚右福也魯頌曰是  
生后稷降之百福有國家君當作友邦豕君闕文當作司  
空王烈祖號追王大王王季也拜首當作拜手  
若翼日辛亥武王乃翼矢珪祀于天位燎  
世經曰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翼敬也周官典瑞曰四圭有  
邸以祀天旅上帝大宗伯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  
柴祀日月星辰以標燎祀司中司命羈師兩師鄭氏注曰  
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標積也詩曰瓦瓦棫  
樸薪之櫛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  
煙所以報陽也言天位則日月星辰皆祀可知矣  
王不革服格于廟自大王大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

服祀天之服也不改祀天之服至廟告于祖考不敢宿天之命也

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口祀馘于周廟

闕文當為邦世經曰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先言此者明祀廟與師大獻同日也

越辛亥薦俘殷王鼎王子廟東鼎百有十魔

魔當作廢重言日辛亥至乙卯者孔晁曰告非一故連日有事也說文展漢令鬲從瓦厶聲鬲鼎屬實五穀

癸酉薦俘殷王士百人

癸酉當作癸丑

甲寅謁伐殷于牧野王服衮衣矢格廟告日

尚記初述二

九

周官司服曰高先王則衮冕典瑞曰圭以易行以除慝鄭司農云圭有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故以易行除慝易惡行令為善者以此圭責讓喻告之也

維予冲子綬文人位

大雅曰告于文人傳曰文人文德之人也周頌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在我文考修商人典凡厥有庶國小大方來宣力于周以翼予冲子伐商王紂于商郊與同誓社於萬億千維文王時則國當作邦千當作季此所謂易行除慝誥諸侯之辭也文王率商畔國以事紂故曰修商人典君奭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顧命曰安勸小大庶邦梓材曰作兄弟方來

翼助也作維曰將建諸侯取大社之士苴以白茅以為土封周官典命曰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注云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也適子有誓則諸侯始封有誓可知大史公書所謂封爵之誓是也大雅曰於萬斯季時是則法也

乙卯武王祀燎周廟師大獻萬用鬻

宗廟亦言燎者朝事也禮祭義記曰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周官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萬千舞武樂鬻羽舞文樂也

王入奏庸大宮一終王定大宮三終

庸金奏也金奏言大宮者大宮所用樂也禮禮器記曰郊

尚記安考一

千

血大饗腥大饗次郊故鄭氏注云大饗祫祭先王也大司樂曰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奏王夏為一終奏肆夏昭夏為三終皆宗廟大饗所奏若賓客大饗則不奏昭夏故大司樂曰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孔晁曰大宮獻爵奏庸擊鐘

籥人造王秉黃鉞正邦君

籥人當作籥入下同鉞王應麟玉海作戚

籥人造王秉黃鉞正國伯

國當作邦象文王以諸侯為雍州之伯專征伐

奏明明三終

孔晁曰明明詩篇名

籥人造王矢珍秉黃鉞誓命

象武王誓諸侯於孟津

籥人口王佩赤白旂師乃執戈夾進

象武王甲子伐紂闕文當作造樂記曰分夾而進

奏武

周頌序曰武奏大武也武不言終或闕左氏春秋以武為

卒章賚為其三桓為其六與今第異其所奏之詩不敢強

為之說

籥人口王矢憲秉語治庶國

闕文亦當作造語當作羽國當作邦象武王布憲施舍於

百姓也淮南齊俗篇云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股搢

笏杖受以臨朝說文云校軍中士所執受也司馬法曰執

羽以投淮南說武王之事即據大武之舞執戈秉鉞謂上

武樂搢笏杖受即矢憲秉羽謂此文樂故齊俗篇又云夫

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大武六成亦兼文

武樂及治定功成而作三象于是樂備九成非大武為武

舞三象為文舞也未作三象之時用夏籥以備九成故孔

子曰武盡美未盡善謂未致太平樂未備也

籥人九終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

孔晁曰崇禹生開皆篇名開當作啟崇禹生啟夏籥詩篇

名也述禹治水之功禹嗣鯀為崇伯故稱崇禹呂氏春秋

音初篇云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

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

人兮猗實始為南音崇禹生啟即候人兮猗之流也籥人

九終總上籥入言之大武六成籥凡六入於是皮弁素積

褻而舞大夏但言九終不言籥入而大夏武與夏籥序興

之節可見矣夏籥九成亦見呂氏春秋古樂篇及淮南王

安齊俗篇

武王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或入

或當作戴

百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以先戴入用牛于天

于稷五百有四于社斷牛六斷羊二口口口

闕文當作斷豕若干

于百神水土用小牲羊犬豕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二千

七百有一

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衍十字孔晁曰所用甚多似皆

益之

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珥璉身以自焚焚玉四千五日

乃竟

太平御覽引天智玉下有五班二字又作玉珥璉作環又

作衣玉珥下有及鹿玉三字

武王乃俾人求之四千庶口鼎銷天智玉五在火中不銷

闕文當作玉鼎當作則或讀曰賈太平御覽作鹿玉則銷

凡天智玉武王則寶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口



太平御覽作俘商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百八萬石鼎數曰展玉數曰石互言之闕文當作石

右校定逸周書世俘一篇世俘與克殷皆記武王伐紂時事蓋周爲尚書學者所造其辭多夸誕不經而世俘又亂脫不可句讀孔晁卽誤文解之亦多疑義乃重爲排比各從其類庶是非眞僞粲然可辨無使學者疑可繕寫謹按世俘文頗闕略成帝時詔校書劉向等以爲周史記傳尚書家言值漢中微王莽顛政向子歆作聰明以亂舊章自謂古文畢發揚雄見之于符命欲以媚僞新誣當世而古文之藏祕府者一時不能盡通雜取它書充數以是篇有武王伐紂時語文又闕略世罕知

尚書本義

卷

乃傅會武成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畧識其政事者屢入篇中又恐與周書不類句列字錯倒置前後與舊文相亂意後世有能讀之者見其適與書序相應必共信爲眞古文無復疑議其用心亦良苦矣其言武王狩與太史公書周本紀言西歸行狩合猶瘡於東晉古文刺樂記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散之桃林之野爲歸畧者至文意淺陋特張霸百兩篇之流固無足深論然歆雖改世俘爲武成其三統世經所載皆世俘舊文僅是正其月日月爲周書武成以別於書經湯誓之等蓋未立學官不謂之經猶漢時之功令也是篇旣名世俘所記宜獻俘世室之事呂氏春秋古樂篇曰武王以六師伐殷

尚書本義

卷

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大室乃命周公作大武卽約克殷世俘之文是作記者當在呂不韋造春秋前矣蔡邕明堂月令論引樂記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大室卽古樂篇之文又云京鎬京也大室辟靡之中明堂大室也鄭康成注禮喪服大傳設奠於牧室云牧室牧野之室古者郊關皆有館焉先祖者行主也及證以世俘則所謂崇於上帝祈於社稷設奠於牧室者皆在四月庚戌還歸至周之後蓋旣事而還亦指還歸至周而言牧室非牧野之室也又世俘有大武與夏籥序興之節可參考賓牟賈泂州鳩六成七律之說不忍概棄置於零編碎簡中故爲攷定而論次之

尚書本義

卷

俾覽者知侈辭詭義不得雜六藝之科更由此而推劉歆所欲立學之書十六篇未必皆出於孔壁而古文之藏祕府者應燬於新莽之時不待至永嘉之亂矣歆之顛倒五經其弊可勝言哉故論僞武成及之嘉慶十五年三月廿五日莊述祖識